

# 古 庙 奇 人



## 旷野里的灯光

一架直升机在盘旋。在铅灰色的天空背景上，它那银灰的机身显得纤巧而柔弱。它就像一只大蜻蜓——如果蜻蜓的翅膀也能转动的話。但是这副翅膀的转动慢下来了。它谨慎地停在一个平缓的小丘顶上。

“糟啦，川仔，一定是油管堵了。”机舱内一个三十来岁、一脸络腮胡子的人说。

川仔是个十二岁左右，又瘦又黑，有一双碌碌滚动的大眼珠的男孩。他不说话，只是用带点儿忧愁的目光望着这个健壮的男人。

他们打开舱门，跳了出来。已经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又搭上阴天，仿佛比平常更昏暗。这片莽莽苍苍的荒原愈加显得荒凉而肃穆了。极目望去，是一片望不到头的丘陵地，大部分是童山濯濯，只有不多几处长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虬蟠曲节的马尾松，疏疏落落的映山红是黄土丘陵地带唯一的点缀。但是颇为使人奇怪的是：有了这几朵娇小的淡红色花朵，更使人感觉到大地的苍茫。暮色犹如浓雾一样，正在扩散开来。没有村子，没有房舍，似乎连动物都没有，除却铅灰色天空上一只越飞越高的兀鹰。

这两个人——成年人和男孩子，相对望了一眼。

“我还不如不带你走呢！”成年人说。他又打开舱门，吃力地从驾驶座位下拖出他在地质队用的背包。

川仔皱了皱眉头，瓮声瓮气地说：

“卢叔叔，我爹不是托您把我带回家去吗？……暑假快过完了，我得回去上学。”

“这一夏天你在地质队待得也够欢实了。”卢时巨不动声色地说，“你

该收收心啦。你妈妈不定怎么焦心地盼你呢。”

一提到妈妈，川仔大模大样地叹了口气。

“可是眼下我们怎么办呢？”卢时巨又忧愁地说，“这儿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偏巧直升机又坏了。”

“卢叔叔，您说，这儿有狼吗？”

“没准儿。唉，真倒霉——你急着回家，我又急着送地质图。”卢时巨拍拍他的地质背包。

“等等，”川仔忽然拽住卢时巨的衣袖说，“卢叔叔，好像……一点儿灯光。”

“哪儿？哪儿？……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见，我这地质队员的眼睛还比不上你？”

“真的，不骗你！哎呀，灭了！”川仔惋惜地说，但他马上又兴奋起来，“它又亮了，您看，跟一颗星星一样。”

“别是一颗星星吧？”卢时巨怀疑地说。

“不，”川仔意料不到地执拗和坚决，“那边准有一户人家。我们到那边去，借宿一晚，明天天亮了，再来修理这架直升机。”

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好办法。卢时巨只好答应了。川仔又从机舱里拖出他自己的一个大书包，挎在身上。他们仔细关好直升机的门，迎着越来越重的暮色，向坡下走去。

## 阴森森的古庙

没有路，他们在大大小小的石块上颠簸着，绊着腿，向着隐隐约约的灯光走去。下了坡，在洼地上，灯光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走在前面的川仔站住了，挠挠头，惶惑地说：

“哎呀，灯怎么又灭了？”

这回是卢时巨充满信心：“不是灭了，一定让什么挡住了，向前走吧！”

果然，等他们又走到高坡上的时候，灯光又显现了。这回比较近，比较亮，黄澄澄的，在这荒凉的昏暗的旷野里显得分外温暖和亲切。他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现在连川仔也明白了：一道高高的院墙挡住了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无疑，院墙后面有一户人家，他们可以指望在里面投宿，也许还能吃到点儿热的东西。

但是，一连串的疑问也来到了卢时巨的脑际：什么人家孤独地住在这荒凉的旷野之中呢？这是与世隔绝的隐士还是逃避法网的歹徒？是孤僻怪诞的发明家还是奔逐于山林的猎户？……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想着，走着，他们已经来到院墙的面前。灯光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伸展在院墙上的几棵树，还隐约被灯光微微照亮。天色昏黑，伸手不见五指，卢时巨从地质背包掏出手电筒，四面照了一下，可以看出这是一幢很大的房舍，院墙很高，一直向两边伸展开去。有一座高高耸起的山门。在高高挑起来的飞檐之下，是很大的一块匾，却只剩一半，四个字留下了两个：“……禅寺”。

这是一座古庙！

卢时巨放下十分沉重，勒得两肩发疼的背包，舒了一口气，瞅了瞅跟他寸步不离的孩子，怜惜地抚摸一下他的头。于是，他尝试去推庙门，却纹丝不动。他举起手敲门，重重捶了几下，停下来，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却什么也听不见。他又更使劲地捶门，又停下来倾听，照旧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川仔扑向庙门，使尽力气用脚踢，但是，尽管声音很响，里面却仿佛完全听不见似的。而且，灯光也熄灭了——这是从院墙头上探出来的树枝看到的。川仔气急了，大声喊起来：

“开门！开——门！”

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像是一座没有人住的荒废的古庙。但是，刚才他们明明是看到了灯光的，而且，庙门也是从里面插上的，那么……

里面的人不愿意接待，或者说，他们在犹疑……

“看来，”卢时巨苦笑着说，“我们只好回到直升机里面过夜了。”

川仔卸下他肩上的挎包，消失在暗夜中。卢时巨转眼望去，只看见在二十步开外，紧靠墙跟有一棵榆树，川仔正在矫捷地爬上去。他也连忙跑过去。川仔已经爬到树梢，刚刚在院墙头上探出身子。突然间，卢时巨听见“啪”的一声。这是川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古庙东廊的窗棂上。

“别冒失！”卢时巨低声喝道。但是川仔不听他的，手疾眼快，又掏出第二颗石子，飞越墙头，只听得“当啷”一声，这是石子把东廊窗上的玻璃砸碎了。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尖锐地喊起来。

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别怕！”

灯光，霍地又亮了。

## 面貌古怪的老头

川仔倏地蹿下树来，立在卢时巨面前。望着他满脸得意的神色，卢时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荒山野岭中，要叫开一道紧闭的大门，舍此之外，似乎别无其他办法。但是，怎么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住在这阴森森的古庙之中呢？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听见院子内有沉重缓慢的脚步声，他们向大门跑去。里面扳动了门闩，大门无声地开了一道缝。

这时候，胭红色的圆月正从稀稀疏疏的灌木丛后面升起来，朦胧的光亮投射在门缝里露出来的一张老人的脸上。这是一张十分古怪的脸！他的稀稀落落的白发长长地散披到肩上，刀刻似的皱纹布满眉梢、额角、两颊，但是一双眼睛却完全是年轻人的、生气勃勃的眼睛，锋利得如同两支锥子，在深深的眼眶里发射出怀疑、不安却又是十分执拗的光芒。

卢时巨急忙迎上前去，面带笑容，抱歉地说：

“老人家，惊动您了。可是我们实在没有法子，在这山间荒野中，只有你们……”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头儿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却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力量。

“我还带着个孩子，就是那个……我是地质队员，坐的直升机坏了……”卢时巨急急忙忙地说，有点慌不择言了。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头儿又冷淡地重复了一句，他的尖锐的目光扫了一下默默站立在十步开外的川仔一眼。

“老人家，这是荒山野岭呀！也许，我们不该……”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人第三次说，然后不紧不慢地把庙门掩上。这当口，卢时巨一侧身，迈进一只脚，把庙门别住了。

“我们明天天一亮就走——我们不会打扰您的。哪怕在门廊里待一夜也行。”

老头儿又用炯炯的目光扫射了他们一眼，然后慢慢地、用一种老年人绝不会有的力气把卢时巨推开，庙门“砰”的一声关闭了。

卢时巨和川仔站在又沉寂下来的古庙门外，对视了一眼。一刹那间，多少思忖和疑虑来到卢时巨脑中。这么一个古怪的老头——他是这么苍老，那双眼睛却又如此之锋利，还有那力气，差点儿没把卢时巨推得打个趔趄。他孤零零地带着一个小女孩住在这荒凉的古庙中，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难以解释的意味。这是一处什么样的所在呢？卢时巨环目四顾，夜色已经非常浓，萧瑟的风正在旷野上掠过，吹在人身上，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突然间，清清楚楚地，他们听到了一种声音：“呜……呜噢！”

经常过着野外生活的卢时巨听惯了各种野兽的啸叫，但是这种声音他拿不准是虎啸还是狼嚎。他立刻毫不犹豫地重新背起地质背包，拉着川仔的手直奔那棵大榆树下，他推搡着川仔爬上树去，自己也随后攀爬而上。

他已经爬到那样的高度，视界可以越过高大的院墙，看到古庙的院落。淡淡的、幽冷的月色正投射在那里面，他看清了第一进是两列廊房，再往

里进，似乎有许多房舍，一眼望不到头。在许多被房舍分隔开来的一个个小院落中，还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假山和水池子。但是，这一切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般的月色中，没有一点灯光或人影表示这里是住着人的。卢时巨甚至怀疑起来，刚才打开大门，跟他说过话的那个面貌古怪的老人，是否真的存在过。

卢时巨忽然感到他头上的树枝乱晃一阵。他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惊得喊出声来。川仔已经不见了。

## 深入古庙

川仔哪儿去了？

这个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是十分胆大而又机灵的孩子正在利用身躯灵便的有利条件，抓住一根很细的树枝，轻轻一荡，就落在高高的院墙上。他抱着院墙上的瓦垄，像一只老鼠一样爬了过去。他的骨碌碌的小眼睛已经看清楚，前面院墙里面，有一棵钻天杨，离院墙只有五步之遥。他如果动作准确，完全可以跳越过去，利用这棵钻天杨作为梯子进入古庙的院里。

他又向前爬了几步，突然挺起身子，回过头来，举起手挥动了一下。正在用眼睛向四面八方搜索的卢时巨无疑看到了这个小小的矫捷的身影。他心里惊疑参半。他是十分担心孩子的安全的——他已经明白川仔想干什么了。他一点也不怀疑川仔能够进入古庙，但是他担心孩子一个人应付不了这阴森森的古庙可能出现的怪异情况。他自己也想进入古庙，所以他也想跟在川仔后面跳上院墙，不幸的是他的身体太重了，那根斜斜伸向院墙的细树枝经不起他的体重，而且，这时他也明确无误地看见川仔打出第二个手势：手大幅度地连连摇动。他决定再密切注视川仔的动向，同时小心地从地质背包里抽出手电筒和一支左轮手枪来，打开了保险栓。他警惕地

注视着。

现在月色明亮起来了。川仔已经爬行到了杨树的附近，忽然，挺身一跃，抱住了那粗壮的杨树，立刻滑下去了。这孩子，身手是那样矫捷，引起了卢时巨的羡慕。川仔似乎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落到地面后，马上奔向大门。卢时巨明白，川仔要打开大门，于是他立刻滑下榆树，向大门跑去。他刚好跑到门边，沉重的庙门就打开了，里面闪现的正是川仔兴奋的脸。他们俩也来不及交换一句话，卢时巨立刻闪到门内。两个人拉着手轻盈地跑到西廊窗下，他们一扇门一扇门地摸过去。摸到一处，门应手开了，川仔就要进去，但是卢时巨把他拉住了。他小心地打开手电筒，用手掌捂着，只让少许光线透了出去。这就够了。原来这是一间堆放破旧杂物的屋子，有一张破桌，几条破凳子，一个破柜子，都堆在屋角上，另一端屋角有一堆干草。

卢时巨用手电筒（还是用手掌捂着）又把整间屋子扫描一遍，然后走过去，翻检了一下干草，没有发现什么。于是他走向门边，把门闩上了，拉着川仔的手，到干草上坐下来。

“我们总算有个地方过夜了。”川仔悄声说，吁了一口气。

卢时巨熄灭了手电筒，又用右手摸了摸已经放进衣袋的手枪，附在川仔耳边说：

“你也太胆大了！怎么敢闯进庙里来？你知道庙里有什么？”

“那我们就该在荒山野岭里喂老虎吗？”川仔不服气地说。

“这古庙十分大，看样子绝不止老头子和小女孩两个人。而且，老头儿也十分古怪……”

“我们又不偷他又不抢他，睡一夜就走路……”

卢时巨忧心忡忡地说：“看吧，不会让我们太平平地离开的。”

“你不是有支手枪吗？”

“川仔，你知道我们和什么人打交道呀？荒山野岭中一座孤零零的古庙，总不会是老实的庄稼人住着的。唉！不如我们不离开直升机呢！而且……”



卢时巨忽然顿住了。这回两个人都清清楚楚地听见，在很近的地方又发出刚才那声令人惊心动魄，既像虎啸又像狼嚎的啸叫。

## 怪兽和怪人

卢时巨毛发倒竖，他立刻抽出左轮手枪，冲向窗前；但是川仔比他更快，一步就扑到窗下。

清清水的月色正把庭院照得通明透亮。在钻天杨的阴影里，有一个庞然大物在走动，它慢慢地逡巡着，走到月光底下。这是一头庞大的四足兽。但是卢时巨敢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怪兽：它身上是黄黑相间的条纹——像一头猛虎，可是头部，那大得出奇的头部，却披散着一头威风凛凛的长鬣，分明就是一头雄狮。它慢慢走到院落当中，站定了，环视着四周。卢时巨紧紧搂着川仔，屏息敛气地透过玻璃窗注视着，一只手紧紧握着早已打开枪栓的左轮手枪。

这头怪兽回过头来，正面朝着卢时巨的窗子，它的阔大的鼻子喻张着，慢慢向窗户跟前走了一步。卢时巨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水，把枪柄都浸湿了。但是奇怪的是，怪兽的样子虽然凶恶，它的眼睛却是半闭的，一点儿也没有扑上来的意思。停留了片刻，它掉过头，向东廊走去了。

“卢……叔叔，”川仔的牙齿还在咯咯响着，“这是……什么……野兽？”

卢时巨摇摇头，他的心是那样纷乱。这荒凉旷野上的古庙，奇怪的老人，还有这头奇怪的野兽，总之，今晚他所遇到的一切构成一个巨大的谜，他是没有能力解答的。他们所陷身的这座古庙，是一个罪恶的渊藪吗？抑或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充满神奇的世界？他走过去，再次检查一下门闩，然后回到屋角，倒在干草堆上，陷入深深的沉思中，竭力要在这些纷乱的事实里理出一个头绪来。

他所看到、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幻想吗？他是不是陷在一场噩梦

里？记起不知在哪儿听人说过，用手指掐掐皮肤，就能判断是否在梦境里。他掐了掐，还真疼。看来，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他怎样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一切呢？他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受过科学训练，也在各种复杂的野外条件下生活和工作过，但是几曾看到过这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哎呀！”川仔突然叫唤起来。虽然声音是压低的，但是那声调有一股悲惨的、撕裂人心的力量，迫使卢时巨立刻跳起来，又扑向窗前。他一只手搂着川仔，发现这个勇敢而大胆的孩子正像筛糠似的哆嗦着，用一只手指着钻天杨阴影处。那儿好像站着一个人，但是决不是刚才那个老头儿，这个人又瘦又高，浑身衣服都是黑的，模样儿一点也看不清楚。卢时巨心里疑惑，为什么川仔被吓成那样？那无非是一个人，在这古庙里，碰见一个正常的人，比碰见一头怪兽要自然得多了。

“你怎么啦？”卢时巨安慰着川仔。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紧紧握着那柄左轮手枪。

“那个人……好像……”川仔结结巴巴地说着。这时，这个又瘦又高的人已经走到月亮地里，卢时巨仔细瞧着，只见他慢慢转过头来，月色正好照在他的脸孔上。

“冯秉超！”卢时巨喃喃地叫出这个名字，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为了防止由于心脏跳动得太快而发生眩晕，他不得不把手扶在门框上，嘴里仍然疯狂地念着这个名字。

## 复活的死人

卢时巨和川仔的奇特反应不是无因的：冯秉超是他们的熟人，他是卢时巨所在的地质勘探队的一个队员，不过一个多月前不慎从崖顶上失足坠下，脑浆迸裂，当场就断了气。

这是一个死了的人！

什么事情也不会比看见死人复活更令人惊异的了。何况冯秉超摔死的当儿，卢时巨和川仔都在场，他们亲眼看到这个血肉模糊的尸体，后脑勺差不多整个儿碎裂了。勘探队的医生只草草检查了一下就摇摇头，走开了。当天，勘探队就在一处山岭的阳坡掩埋了尸体，还开了追悼会，同时又拍电报给局里，并请局里通知死者的家属，又按照规定发给抚恤金。

谁也没想到，死了的人居然能够复活，而且又是在这样一座阴森森的古庙之中！

卢时巨拼命抑制着自己。他不相信世间有所谓的鬼魂，他同样也不相信脑浆迸裂的人能够复活，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个穿黑衣服的瘦长个子的人，只是面貌长得极像冯秉超，相似得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把川仔搂得更紧些，附在孩子的耳边说：“镇定些，千万别发出声音！”

那个极像冯秉超的人慢慢走近了。他不但面貌长得像，个头、走路的动作也非常像。冯秉超因为长得高，背有点驼，在翻山越岭时他十分矫捷，但是平常走路时步履却是缓慢而沉重的。此刻，他站定了，仰起头，像是观察月亮。几乎他的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他的眉毛的轻微抖动，他的嘴唇的半张半闭，卢时巨和川仔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世界上居然有两个长得如此一模一样的人，这事情本身就够奇怪的了。

卢时巨屏息敛气地观察着，川仔慢慢也镇定下来了。这个人虽然极像冯秉超，可是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这是一张呆滞的、缺乏生气的脸，干脆说，就像一张死人的脸，而真正的冯秉超是一个生性活泼的年轻人。就凭这一点，卢时巨断定这个人并不是冯秉超，可是，却又为什么长得如此相像？不但是个头、五官，冯秉超左腮有一颗很大的痣，这个人的脸上也同样有这么一颗痣。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会这么一模一样的！

这时候，隐隐约约地，卢时巨听见一阵悠扬的笛子声。院子里的那个人显然也听到了。他立刻掉转头，向着东廊走过去，消失在拐角了。

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闪现在卢时巨脑际。他低声对川仔说：

“待在这儿，不要动！我出去一会儿……”

“我也去。”川仔应声说。

“不。”卢时巨断然拒绝了，“我出去侦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守在这儿，插上门闩，看着窗外，如果我急促跑回来，你要立刻打开门闩，让我进来。”

“我陪你去。”川仔执拗地说。

“不行！”卢时巨的声音变得严厉了，“这不是好玩的事，弄不好会出事的，我身强力壮，又有手枪，你……”

“我目标小，不容易被人发觉。”

“别争啦！川仔，听话。”卢时巨说着，果断地拔开门闩，冲出了房间。

## 初步的侦察

一阵寒风吹来，卢时巨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这时，月亮钻进云堆里了，院子里顿时昏暗起来。除了树叶子簌簌作响外，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卢时巨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什么也看不到，好像这是一个荒寂无人的院落。他甚至有点怀疑，刚才看到的一切是不是真实的了。但是为了谨慎，他还是紧贴着墙跟，猫下身子，一步一步前进。他慢慢越过东廊，到了一个小时以前川仔用石头打破的窗户跟前。他侧耳一听，里面传出均匀的、有节奏的鼾声，那个容貌古怪的老人和小女孩大概熟睡了。他继续前进，左手捏着未打开的手电筒，右手攥着那柄藏在裤袋里的手枪，一双受过训练的地质队员的眼睛警惕地环视着四方。这是刚才那个酷似冯秉超的人走过的路，但是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

东廊很长，走到尽头处，卢时巨发现有一个月洞门。门只是虚掩着。他走到门边，再四面环顾一下。忽然他发现里院伸出来的一株柏树上有一双瞪圆的眼睛，他吓了一跳。但是他随即听到一阵扑翼的声音，猫头鹰飞起来了，掠过他的头顶向古庙外面飞去。

卢时巨镇定一下自己的神经，慢慢打开月洞门，看见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正面是一座大殿，高高挑起的飞檐在朦胧的夜色中显得黑黢黢的。大殿大门紧闭，没有透露出一点儿灯光和动静。两边厢房里也同样显得静寂而荒凉。院子四周有四棵高大的柏树，在朦胧的月影下透着阴森和神秘。

卢时巨先踱到东厢房窗户跟前，侧耳细听，没有听到什么，他又扒着窗户往里瞧，里面一片漆黑。他的久经锻炼的勘探队员的眼睛慢慢才看清了，原来所有窗户都蒙着一层黑窗帘。这就更增加了他的疑惧。黑窗帘背后是些什么呢？是怪兽？还是死而复生的鬼魂？也许这时四面八方的窗洞眼里，正有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吧？

他又感到一阵颤栗。夜凉如水，月色也像初春的水一样沁入肌骨。他犹豫了片刻，又沿着东厢房台阶走到大殿上。同样看不到任何事物，听不到任何响声。他又绕到大殿两侧。刚绕过去，迎面又是一扇月洞门，大大地洞开着。他刚溜到门边，就陡然看见，里面一个院子的西厢房里透露出一丝灯光。

他的心怦怦直跳。他思忖了片刻：是进去还是退回来？这个古庙蕴藏着一件重大的秘密，他要探悉这件秘密。但这样做，是他力所能及的吗？眼前透出的灯光，意味着谜底的揭晓呢，还是凶多吉少？

他向门洞里探了探头，看见里院也像外院一样，正当中有一座大殿，两面是厢房。除了西厢房的灯光——从拉得不严的黑窗帘后面透露出来的——以外，四围也是没有任何声息。他刚要朝里迈步，立刻又缩回去了。在朦朦胧胧的月色下，院子里赫然躺着一团东西：就是他们刚才看见的怪兽！

啊，这头怪兽，是用来守护这古庙的秘密的吗？

但是这头怪兽似乎陷于深深的睡眠中。它全身伏在地上，头枕在伸出来的爪子上，长长的鬣毛披头盖脸，呼噜呼噜地发出鼾声。

卢时巨犹疑了一会儿。野兽的睡眠总是十分警觉的，但是这头怪兽却不是这样。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决定试一试怪兽的警觉性。他侧着身

子，贴着墙根，迈进了这个里院。每迈一步，他都提心吊胆地望着熟睡中的怪兽，一手仍然紧紧握着枪柄。这样，一直来到西窗下。

他蹲下身子，悄悄探起上身，从黑窗帘的缝隙中望进去，不由得目瞪口呆。

## 秘 密

这是一间十分讲究的起居室。三面墙上都挂着条幅——画的什么可看不清楚，沿墙摆着一溜儿沙发和茶几，几张高几上还摆着盆景。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个就是那酷似冯秉超的人，另一个是头发花白、神态严肃的中年人。

那个中年人穿着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抽着烟，缓慢地、一字一顿地说着话。这分明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会客室，哪儿是一座荒废的古庙啊？卢时巨把耳朵贴在窗户缝上，竭力要听清楚他们说些什么，却只有几个断断续续的字透出来：

“……冯秉超……勘探队员……脑浆迸裂……”

就这么几个字眼，已经够使卢时巨周身被冷汗浸透了。他们在谈论那个坠崖身死、脑浆迸裂的勘探队员冯秉超。那么，这个人跟摔死的冯秉超一定有某种联系了？或许他正是卢时巨亲眼看见坠崖身死已经被埋葬的人，不知道以何种不可知的方式复活过来了？或许有什么魔术，“制造”了一个酷似冯秉超的人？这两者都是难于理解的。但是卢时巨仔细察看那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却看不出来有什么神秘诡谲的地方，他就像一个学者，一个工程师，一个大学教授，风度翩翩，从容不迫，仿佛在和至友促膝谈心，或者在有条不紊地给学生讲课。

卢时巨蹇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终于听清楚了——虽然声音很低：

“你发现了冯秉超的证件？你原来是地质勘探队员？是的，我也看到

这证件了。可是，冯秉超是脑浆迸裂，被人家埋葬了的人呀！你如果到外面去，到了勘探队，人家会怎样说呢？人家不会认为你是还魂的鬼？……”

“我，我可以解释。”冯秉超——现在卢时巨一点儿也不怀疑他就是冯秉超了——迟疑着说，“我讲清楚……”

“那么你就必然要暴露我的秘密。”那个中年人不动声色地说，“这秘密我保留很多年了。也许，我不该一时发生恻隐之心，把你刨出来，救活你……”

“曾教授，”冯秉超嗫嚅着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被叫作曾教授的人挥了挥手。

“这算不上什么恩德。也许可以说是我救活了你，我不过是做一桩试验：借用一个死人的身体，接上我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脑子。现在你相貌虽然跟那个勘探队员冯秉超一模一样，可是脑子却不是那个人的脑子，你可以算另外一个人。不是吗？除了你发现的那个工作证，你对冯秉超还知道点儿什么？……不，你不是冯秉超，你只是我的手术台上的一个‘合成人’，你只是借用了冯秉超的身体——不，应当说是尸体……”

这些话从这个外表温文尔雅的教授口中平静地吐出来，使在门外偷听的卢时巨浑身直冒汗。

那个“合成人”显然不知所措了。

“可是，”曾教授又接下去说，“你如果到外面去，人家就会把你当成冯秉超——你身体无论哪一部分都是冯秉超。但是人们都认为，冯秉超已经死去了。当然，你可以争辩说，你没有死，你只不过在一场变故中丧失掉全部记忆。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听你的话的。寻根问底的人，早晚会发现这座古庙和它蕴藏的秘密。而你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愿意把我的秘密向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透露的……”

“只要我不说……”冯秉超低声说。

曾教授嘿嘿地笑了两声。

“我宁可不放你出去。”他用锋利的眼光扫了冯秉超一眼，“必要

时……”

卢时巨感觉到这话的份量，而冯秉超也就结巴起来了。

“哦，我宁可……宁可不出去。我就留在……这儿，一辈子当你的助手吧！”

“我不需要助手。”这个科学家冷峻地说，“全部秘密只能装在我的脑子里，只有在我离开人世以后，秘密才能揭开。”

“那你……”冯秉超低声说，“你的天才……”

“用不着讨论什么天才。”曾教授语调还是那么冷酷，“天才已经埋葬了。这里只有一个滥用了人道主义的外科医生。”

听到这儿，卢时巨想不顾一切地举手敲门，但是，他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飒飒声响，他还来不及回过头来，一双强健有力的手已经从后面把他的咽喉锁住。他不由自主地歪倒身子。

## 翘鼻子的小姑娘

川仔绝不是一个肯老老实实待着的孩子。他也趑出房子，悄悄跟着过去。这个动作灵活、胆大勇敢的孩子，像一头小豹子，一跳就跳到钻天杨的阴影下。这一行动十分及时，因为他立刻看见，东廊一间屋子的门开了，那个刚才在庙门口看见过的老人走了出来。

川仔伏在阴影里，定睛瞧着这个老人的一举一动。他的脚步有点蹒跚，满头白发在风中飘拂，一双锋利的眼睛，隔着二十步开外，川仔还感到那股刺人的冷光。川仔尽量蜷缩着身子，躲在树后，看着老人沿着东廊拐过去。老人身影完全消失后，川仔才从树后跳了出来。

他四面察看着，却忽然听见老人刚刚离开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女孩在梦中叫唤：

“爷……爷！”